

第一章

“如果这是条路的话，”乔·哈迪在哥哥身旁停下脚步说，“那我简直就成了一只大灰熊啦！除了雪，我什么都看不到。”

弗兰克·哈迪把太阳镜推到头顶上。“可要是没有雪，想要越野滑到什么地方去，就有点难办了。”他瞥了弟弟一眼，“而且依我看，穿上这身蓝色的电暖紧身服，‘熊’也不会死掉。”

乔看了看自己的绝缘连身滑雪衣，得意地说：“嘿，这才是实用和时尚结合最出色的地方，重量轻不说，还舒舒服服的。再说也跟我的浅蓝色内衣色调一样。”

弗兰克偷偷笑起来。“对呀。还有这顶黄色滑雪

帽，也跟你的头发色调一致。不过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什么东西都要尽量轻巧。”他转过身来说，“这些背包有点太重啦。”

弗兰克的着装是一件深灰色的羊毛衫、一顶帽子和一条黑尼龙绝缘滑雪裤，里边从头到脚穿着一身合成保暖内衣。深色自然要比浅色能更好地吸收太阳的热量，不过，乔的闪光滑雪衣也同样可以御寒。对于服装的选择只是反映了两人个性的不同。

乔拉下了太阳镜，瞅着远方的山顶，准备继续滑雪。“从贝港开始，我们想必走过了很长一段路啦。”他说，“真叫人难以相信，昨天我们还在东海岸，可这会儿来到了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啦。”

“可我想，真正的科罗拉多公民不会把落基山脉当成名不见经传的地方。”弗兰克回答。

“什么公民？”乔问，“我们离最近的城镇大约八英里远，离开停放我们租来的汽车的路口也有三英里了。往后三天，我们什么人也不会遇到。”

“这就是旅行的全部奥妙，”弗兰克说，“没有人烟，没有喧闹，在我和大自然之间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除了几层衣服以外，什么都没有。”乔一针见血地说。

“你来了又后悔啦？”弗兰克问。

乔把滑雪杆插在身后，转身打量着地势。一条缓

缓的斜坡通向点缀着松树的峡谷，他们正在斜坡中央。天空那片湛蓝，是乔生来所没见到过的。明净的空气使得一切色泽，甚至连那覆盖着的白雪也更加透出浓郁和纯净。每吸一口这山里的清新空气，都让他觉得活力倍增。

“一点也不后悔。”他终于说。

弗兰克笑起来，觉察出弟弟这时的心情。

乔用滑雪杆开始滑雪，恢复了一蹬一滑的越野滑雪节奏。“来呀！”他带着特有的急切热情大声嚷道，“看看我们今天能滑多少英里！”

弗兰克把滑雪板对准前面弟弟划出的两道雪沟滑起来。十八岁的他虽说年长一岁，但一般说来，让乔在前头滑则是更为轻松的。在偏僻的荒野滑雪，可以分辨出大路的大致轮廓，但是每个人都需要选择一条特别的小路越过陡峭起伏的原野，这就要求滑雪者付出多得多的努力。因此，弗兰克宁愿让乔努力在前面开路。

不过，乔也不是一台机器，弗兰克不想让他东奔西跑的，给累得趴下来。“放松一点儿！”他叫道，“我们不急着赶到什么地方去，况且也不习惯这里的海拔高度，这儿的空气比家乡的稀薄得多。放松一下，欣赏欣赏景色吧！我们的假期还剩下整整一个礼拜哪。”

“是啊，”他回答，“这就是说，圣诞节假日过去了一半。从现在起，短短的八天之后，我们就又要给关在贝港中学的教室里啦。在这之前，我想在国家森林里欣赏能够看到的一切东西。”

弗兰克笑起来，说：“既然是这样，我们的做法就错了。你若想游遍整个古尼森国家森林，应该租一架飞机来。”

不一会儿，他们来到了小峡谷的另一边，道路又迤迤陡峭起来，乔的速度放慢了。“爸爸圣诞节送给我们没打蜡的新滑雪板可真带劲儿，”他说，“爬山时一点都不打滑，而且好像也不影响滑行，我可以一整天保持这种速度。”

“这是你的一厢情愿，”他们到达山脊顶上时弗兰克说，“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在这儿停下来稍微休息一会儿，得给机器加加油啦。”

“如果你想说是吃东西的时候了，”乔回答，“那你让我听你的话一点也不费劲。”他不愿承认自己累了，但坦然地承认肚子饿了却是轻而易举的。而且仅仅是由于奔波，自己才饥肠辘辘的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因为他吞到肚子里的东西，似乎都变成了肌肉。乔大约六英尺的个子，有一副严肃认真的运动员的神态。然而，能让他一连好几天认真着迷的却只有侦察探案。

侦破罪行的热情是兄弟俩共同的特点之一，这是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。范顿·哈迪原是纽约市的一名侦探，现在蜚声海外，成了飞黄腾达的著名私人侦察员。尽管弗兰克和乔还在念中学，然而他们已经侦破了好多疑案。

乔从滑雪板里抽出脚来，把滑雪板倒插进深雪中，让它们直立着。然后他来到哥哥面前，站在山脊顶上裸露出来的岩石上，从背包里掏出一块格兰诺拉牌燕麦饼，一边嚼着，一边察看着景色，但他突然吃了一惊。从山谷爬上来并没费力气，可山谷另一边的地面陡然下陷，形成了一道深深的峡谷。

“我们也许能够滑下去，”乔说，心中不无疑惑，“但滑到另一边的上头去，就有点费劲儿了。”

弗兰克的背包倚在一棵树上，他伸过手拉开了旁边口袋的拉锁，拿出一张国家森林公园地图。“不用担心，”他说，“这条路顺着山脊顶延伸，还有一段距离呢。”

乔侧过身子瞧了瞧地图。“按照地图计算，你能说出我们的高度吗？”他问。

“说不出准确的高度，”弗兰克说，“这不是地形图，有些海拔给标了出来。也许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。”

“干吗猜呀，”乔说，“你那个玩意儿在哪里？那

玩意儿除了不能告诉你怎样和姑娘约会以外，是无所不知的。那个单片眼镜或者单板路标——随你怎么称呼它吧。”

“叫单眼望远镜。”弗兰克说着从背包里掏出一个巴掌大小的东西，这是一只小型轻便望远镜。它还有好多用处：放大镜、罗盘、钟表和高度仪。弗兰克拿起它对准眼睛，按了上边的一个按钮，一组数字在放大的环形乡村景色底部闪烁明灭。“这东西如果精确的话，我们的高度大约是八千一百英尺。”

乔发出一声长长的唿哨，说：“那是垂直一英里半呢！”

“嗯，也对也不对，”弗兰克说，“高度仪是从海平面算起的，可我们不是从海上动身的。”

“我们的确是从海上动身的，”乔反驳说，“贝港位于海平面。”

弗兰克扫了弟弟一眼，“我是说今天，我们是从停放汽车的路口动身的。那时我们的高度是七千七百英尺。所以，虽说我们走了大约三英里路，垂直才不过走了四百英尺。”

“让我看看！”乔说。

“不信我的话？”弗兰克问。

“当然相信。”乔回答，“叫我说，在雪地里滑雪上山走四百英尺就蛮不错了。我只是想欣赏一下风

景。”

弗兰克把小望远镜递给弟弟。乔往下瞅看峡谷，眼光顺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望去，发现小路也许是一道结冰的溪流。

“你在找什么？”几分钟以后，弗兰克问。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乔说，听起来他心里稍稍有些失望，“找只麋鹿之类的什么东西。要是什么野兽都看不到，那来到这荒野还有什么意思？”就在这时候，他望见远处有什么东西。

“等一下，下边有东西。”他又一次看见了什么东西，这一次，移动着的不只是一个“东西”。

乔把单眼望远镜还给弗兰克，用手指画着。“我说过往后三天我们不会看到另外一个人，还记得吗？这一点我说错啦。”

弗兰克透过望远镜镜片打量着底下的景色。起初，除了树木、积雪和岩石，他什么也看不到。后来，他看到一个浅橘黄色的影子在缓缓越过一片开阔的雪地。接着，又有三个色彩鲜艳、沿峡谷往上爬的影子进入视野，在中午的阳光下有金属的东西闪闪发光。起码有两个人携带着步枪。

“是猎人，”他得出结论，“他们也许在捕猎巨角岩羊。”

“但愿他们不会把我们错当成一对公羊。”乔说。

弗兰克又瞧了一眼弟弟的浅蓝色滑雪衣，说：“我看你不必太担心。”

乔猛地站起身来。“是啊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跟他们之间还得拉开点距离才好。”他打量一下哥哥那身柔和的泥土色调的衣服说，“也许你该戴上这个。”他手里拿着自己的黄色滑雪帽。

“好主意。”弗兰克跟弟弟交换了帽子说，“这跟那些橘黄安全马甲一样有用。”

哈迪兄弟没再看见那些猎人，也就把他们放在了脑后。天气十分美好，四周风光旖旎，几个钟头以后，他们进入狭窄的峡谷。弗兰克代替了弟弟率先进，猛然，他停下了脚步，乔几乎与他撞个满怀。

“又到了停下吃点东西的时候了？”乔满怀希望。

“也许是吧。”弗兰克缓缓回答，“我想这得看看是谁在吃东西。”

接着，乔发现了使哥哥悚然驻足的东西。“哇！这就是我当做野兽的那些爪印吧？”

弗兰克点点头说：“是山狮的足迹。从爪印的大小看，是一只不小的狮子呢。”他弯下腰仔细察看着，“边沿有些模糊，不像新的爪印，可能是昨天甚至是前天留下的。这条峡谷风吹不大进来。”

“山狮也许早离开了。”乔说，一边用目光搜寻着周围一带的地方。峡谷旁的一丘积雪吸引住他的视



线。“它好像留下了自己的名片。”

弗兰克朝弟弟所指的地方望去，有什么东西从积雪里冒出来，仿佛是一只冻僵的兽蹄。“喏，那就是你想看到的麋鹿，”他满面严峻，“不过，我看现在没有多少好瞧的喽。”

“还是看一下吧。”乔说着依然朝那具半掩半露的兽尸滑过去。其实，他对死麋鹿并不感兴趣，只是对肉食动物的习性好奇心十足。有些仅存肉食动物现在依然在北美逍遥自在。

“我看千万别抱着这种念头。”弗兰克开口说道。

然而，等乔意识到哥哥说得对时已经太晚了，一声嘶哑的呼啸立刻让他浑身僵直。他慢慢抬起头，看到了嗥叫着的大嘴，一只山狮雄踞在自己上方的石壁架上。那黄褐色皮毛与周围的岩石浑然融为一体。岩石上，山狮匍匐得很低，浑身肌肉紧绷，已经准备好跳跃出击。

在山狮那冰冷的黄色眼睛里，乔可以看到自己苍白的影子。那双眼睛绝无怜悯同情，有的只是致人死地的捕食者的饥渴。

第二章

乔心里明白，想跑是跑不了的。山狮会把他扑倒在地，霎那间将他撕个粉碎。

那头山狮又张开利齿，嗥叫起来。乔慢慢地把一只滑雪杆放到地上，两手紧紧抓住另外的一只，他惟一的武器就是这只带钢尖的玻璃纤维杆了。不断斗一场，乔·哈迪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

突然传出一声尖利的响声，山狮咆哮着跃入空中。乔低下身子，滑雪杆从身前向上刺去，准备迎接那头张牙舞爪、好几百磅重的野兽的攻击。

然而山狮并没有扑过来，没有碰他。它朝上跃起以后，又咕咚一声摔在石壁架上，一边打着滚儿，一边摔打着肋腹，仿佛被野蜂蜇了一下。

这时，乔看见了硕大山狮眼中的疑惧和狂乱。它在石壁上神情不安地蹒跚着，接着，后腿突然弯曲起来。它迅速扭过头去，奇怪自己的半个身子怎么会变得如此沉重，继而前腿也不听使唤了。山狮猛然跌倒在岩石上，最后有气无力地吼叫一声，慢慢闭上了眼睛。凶悍的山狮似乎忘记了享用乔这顿午餐。

乔小心翼翼地站起身，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一个蒙面人手持火力很强的猎枪，从旁边的松树上跳下来。“不许动！”从黑色的滑雪面罩里传出一声威严的命令。这个刚才救了乔性命的陌生人朝他稳步走来，把枪往前一送，暴躁地说：“喏，拿着这个。”

猎人摘下面罩，抖落出她那棕色的长发。“我在那棵树上蹲了八个钟头，等着山狮回来。偏偏你们俩走了过来，差点把它吓跑了。”

乔惊魂未定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起先，他险些成了山狮的口中餐，如今又遭到一个女猎人的愤怒斥责。

女人狠狠盯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拿枪愣着干什么？别对着地，把它对准山狮。要是它开始动弹，就朝它肋部再打一枪。”她转过身，朝那棵松树急促走了过去。

“嘿，等一下，”乔喊道，“我可不想替你打死那头山狮！”

“你最好别把它打死!”她大声回答,“这十多年来,我一直都想让它活下来!”

弗兰克逡巡上前,想仔细看看。他用肘弯碰碰弟弟,小声问:“看到那头狮子有点奇怪吗?”

这时,乔才发觉狮子身上扎了一支飞镖,脖颈上套着粗大的黑项圈。

“她是用麻醉飞镖朝它射击的,”弗兰克说,“虽说它体外冰凉,可等药性一过,就又没事了。”

乔指着从狮子项圈上一个盒形喇叭中伸出的金属短线,说:“看起来像是什么天线吧?”

“不错。”女人回答,“你们两个机灵鬼到底干出了傻事。”

弗兰克甚至没听到她从背后走过来,注意力全集中在山狮身上了。“我承认我弟弟不是总能明辨是非的,”他平静地说,“不过,你干吗让他贸然面临这种险境呢?你该提醒我们一下呀。”

“当时狮子刚刚回来,”她回答,“我不想把它吓跑,希望你们一直滑过去。没想到我的判断有时也不完全正确。对不起,让你们在我进行研究时受惊了。”她伸过手来,“我叫K.D. 贝克。”

弗兰克和乔两人跟她握了握手,弗兰克作了一番介绍。

贝克把挎在肩上的红背包放下来。弗兰克发现,

在背包的后面绑着一根两英尺长的箭状天线和一只蓝色的金属盒子，盒子顶上安装着信号仪表，侧面有一个插座插着导线，与天线连在一起。

“我敢说，早在狮子走下峡谷以前，你就知道它要来了。”弗兰克朝蓝盒子点了点头说，“狮子颈圈上有个无线电发射器，对吧？你在用电子装置跟踪它。”

“我知道它要朝这边来，”贝克承认，“可我不知道它离得这么近。这东西不太先进。”

乔弯下腰看着无线电遥测装置，问：“这怎么操作？”

“这是测向天线，”她解释说，“你来回地摆动它，就可以收到信号。然后你朝着那个方向走，就有希望能找到什么东西了。”

弗兰克点点头说：“仪表指针跳得越高，你离目标越近。”

贝克好奇地盯着弗兰克，说：“你好像对我干的事了解得挺多。”

“不敢当，”弗兰克回答，“我连你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，只不过懂点电子学罢了。”

弗兰克仔细打量了女人一会儿。她那张瘦长的脸庞，使人联想到掩在宽松衣服里面的细弱身材。脸上些许皱纹，大都分布在机敏的绿眼睛周围。这与其说让弗兰克知道了她的年龄，不如说了解了她的野外生

活，要是让他猜，他要说她有三十出头，尽管她看起来十分年轻。

“你说十多年来你一直在设法让那头山狮活下来，到底指什么呢？”

“不仅仅那一头，”贝克说，“包括山里所有的美洲狮。全世界都在围猎它们。我们把野生资源不断地划给城镇和游览地，又把剩下的变成牧场和矿井。每只山狮需要有三四十平方英里的活动范围。可我们的地盘快没有了，这样下去，那些大狮子就会遭到损失。”

乔朝那只死麋鹿扫了一眼，说：“我觉得别的动物不会赞同你这种关心。”

“山狮能保持兽类兴旺，”贝克说，“它们只吃老弱病残的野兽，就跟这只麋鹿一样。山狮大约是在两天前把它咬死的，吃饱以后，又把剩下的掩埋起来，以后再吃。我知道它要回来，所以才蹲在树上等着。”

乔抬头凝视着沉睡的山狮，问：“你现在捉住了它，打算拿它怎么办？”

“给它进行一次快速体检，再换换它颈圈里的电池。”

“那些电池能用多久？”弗兰克问。

“按说起码能用一年，”贝克说，“近来，有些电池用了几个月后就坏了。这六周内就失踪了三头狮